

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七十五周年：

制海圖強 大山砥礪向深藍 (下)

鄧兆祥為中國海軍現代化播下種子

1945年8月15日，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，從而宣告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取得勝利。次年九月，旅居桐梓八個年頭的海軍學校，奉命遷往重慶山洞，後遷南京下關，最後遷址青島萊陽路八號，併入「中央海軍軍官學校」，最終去了台灣左營。一般而言，這就是這所海軍學校的「去程」。

不過，因為有了鄧兆祥任校長的安東海軍學校，這所海軍學校沉澱下來的軍事科學技術和精神文化價值，在新中國人民海軍教育乃至整個海軍現代化進程中，依然起到了奠基的作用，從而得以傳承並發揚光大。

文：香港文匯報記者周亞明（紀向民供圖）

新中國人民海軍的「種子院校」

鄧兆祥曾於1942至1945年在桐梓海校擔任訓育主任，在後來海校學子的回憶錄中是嚴師加慈父，因而追隨者眾。1949年2月25日，時任「重慶」艦輕型巡洋艦艦長的鄧兆祥，率艦在上海吳淞口宣布起義，並於次日將「重慶」艦開到當時的解放區煙台。由此引發的連鎖反應，是他的同學、學生、同僚先後率艦起義，其結果是直接加速了國民黨在大陸統治的崩潰。

另一方面，或許也是更為重要的，是當年5月，正是以起義的「重慶」艦官兵為基本「班底」，在遼寧安東（今丹東）成立了中國人民解放軍的第一所海軍學校——安東海軍學校，鄧兆祥親任校長。後來，人民海軍的兩所最重要的院校：海軍大連艦艇學院和海軍工程大學，都是以此為基礎組建發展起來的。所以，安東海校，被譽為人民海軍的「種子院校」。鄧將軍後來擔任海軍青島基地副參謀長、副司令員，北海艦隊副司令員，海軍副司令員等職。1955年，被授予少將軍銜。最後官至副國級，自1983年6月至1998年3月，連任政協全國委員會第六、七、八屆副主席。縱觀鄧將軍一生，親歷北洋政府、國民政府和新中国三代海軍的建設過程，堪稱中國近代海軍的見證和縮影。至少，在主要以教育的方式參與海軍現代化建設層面，鄧兆祥將軍的影響，不僅不會被時間的塵埃所淹沒，反而會隨著史實的發現、史識的深化和視野的擴展，而愈加凸顯。

國防以海軍為重

紀向民1989年6月來到鄧兆祥身邊工作，一直到1998年8月6日鄧將軍去世，在將軍身邊工作近10年時間。紀向民負責鄧將軍的安全警衛工作，平日與將軍朝夕相處，不離左右，對將軍一生的理念和情懷，有着細緻入微的接觸。紀向民說，1914年3月，年僅11歲的鄧兆祥以一篇《國防以海軍為重》的精彩短文，被錄取為黃埔海軍學校第16期學員。從此開始了他72年的海軍生涯。此後，他先後轉轉上海吳淞海軍學校、煙台海軍學校、南京海軍魚雷炮學校、英國格林尼治(Greenwich)海軍學校、英國海軍魚雷學校學習。他說，後來將軍以「種子院校」的奠基者身份，創建新中國人民海軍的多所學校，培養了眾多的人民海軍艦長、教授、將軍、司令員，顯然與早年學習打下的堅實基礎有關。

在將軍身邊工作的近十年時間裏，紀向民並沒有聽到將軍親口講述過有關桐梓海校的往事。但他還是通過海校學子的回憶文字，了解到時任桐梓海校訓育主任的鄧兆祥與學員互動的更多細節，諸如衣服要燙燙平整；銅扣和皮鞋必須擦亮；集合排隊進入餐廳就餐，進餐通常用去二十分鐘，開動動口一律將湯匙放在湯碗裏；進餐時絕對不可發出聲響，否則必被罰打手心；進食饅頭採用西式吃法，用筷子撕



■時任桐梓海校訓育主任的鄧兆祥（前排中）與「長平隊」學員一起，接受民海軍上將薩鎮冰題賜隊訓兼隊徽，宣告「長平隊」成立。



■《少將》收錄鄧兆祥的圖文介紹頁面。余岸木 攝



■鄧兆祥與警衛員紀向民。圖為將軍乘坐火車赴京參加全國政協會議。

成小塊再入口，不能用嘴直接咬食。這些看似不起眼的細節，卻是在培養學員們的國際化海軍意識，也為日後與盟軍並肩作戰打下良好基礎。

金家樓學子點滴憶將軍

抗戰勝利後，前面提及的郭成森因策動「永興」、「長治」號起義，官至中國人民解放軍海軍司令部首任航海業務長，後調至大連艦艇學院任教官以至榮休；葛敦華則最終去台，獲授「中華民國海軍」中將，歷任「中華民國國防部」常務次長、「中華民國總統府」國策顧問。儘管兩人國、共殊途，但另一方面，則又認同「金家樓學子」這一身份。

事實也是這樣。1998年，當這所海軍學校的另一位重量級人物鄧兆祥辭世之際，在台灣和遍布海外的政、軍、商各界海校弟子，正是以「金家樓學子」這一身份，向鄧兆祥將軍表達了哀悼和敬意。可以理解，在峽谷阻隔的特定語境下，「金家樓學子」正是一個約定俗成、人人均能會意、各方普遍接受的稱謂或身份。

正是從金家樓學子的回憶文字中，紀向民了解到鄧兆祥的桐梓海校歲月。在該校「航十一」班羅綺、朱成祥眼裏，



■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5周年前夕，紀向民接受香港文匯報記者遠程專訪，講述鄧兆祥將軍故事。

■解放軍出版社《中國人民解放軍將帥名錄》第二卷《少將》，收錄了鄧兆祥詞條。余岸木 攝

鄧兆祥對「同學中凡表現優異者即予公開表揚，表現差者則個別開導。一貫言辭懇切，態度溫和。從不疾言厲色。此外，對疾患同學更加照顧有加，視同學如己出。如此高尚情懷，怎不令人崇敬愛戴。」

留給航十三班（景武隊）學員宋炯最深的印象，是鄧兆祥對學員儀表的要求。在其《在海軍長達七年之學生生涯之回憶》中，宋炯寫到：星期日是同學最輕鬆的一天，八點半同學穿著外服，集合接受鄧主任的服裝檢查，其標準是軍服必須燙平，銅扣及皮鞋須擦亮。在戰後並無擦銅油可用，同學多用牙膏，後牙膏貴了改用牙粉，最後有人發明用城隍廟煙灰擦拭銅扣有相同效果，惟擦畢必須洗淨雙手。皮鞋只有用鞋油，別無代用品。鄧主任曾多次訓誡我們擦皮鞋，不止為了漂亮，更為保護皮鞋皮質。

福州高蘇寧撰文回憶，鄧兆祥當主任時，則經常到處巡視，且輪流與學生個別談話，要求學生寫周記，以了解學生的家庭、思想情況及對學習、生活上的要求。另外，還在膳廳對面的俱樂部牆上和小操場到膳廳的甬道牆上分別寫上「雪甲午恥」「制海圖強」的醒目標語，勉勵學生樹立建設強大海軍以保衛祖國的志向。他在言傳外，還特別重視身教。如嚴冬季節，不少同學早上到廚房取用蒸饅頭的熱水洗臉。他為了教育學生，在接近零度的氣溫下，用冷水洗臉和洗頭，使學生們深受感動，以後便自覺地不到廚房打熱水了。

旅居美國的周幼良先生則提醒，對日抗戰的時候，沿海各省相繼淪陷，海軍只好上了山。海軍的搖籃——海軍學校設立於貴州省桐梓縣城內的金家樓。讀者千萬不要小看了它。在海軍歷史上，代代人才輩出。三位有名的人物都是與金家樓有關的。他們分別是一位老師和二位學生。第一位是「重慶號」輕型巡洋艦艦長鄧兆祥。抗戰勝利後，中國海軍派他前往英國接收贈艦，隨後命名為「重慶號」，紀念戰時的陪都重慶。他曾是金家樓海軍學校的主任、學生心目中奉公守法的標準海軍軍官。第二位是目前在台灣擔任參謀總長的海軍上將劉和謙，他是鄧兆祥的學生，也是金家樓的基本成員，海軍官校卅六年班畢業。而第三位則是台灣現任海軍總司令的海軍上將葉昌桐，也是鄧兆祥的弟子，金家樓培訓出來的傑出學生。

由此可見，在中國近現代海軍建設發展、不斷壯大的歷史長河中，鄧兆祥親歷著每一個關鍵歷史節點，而他的軍事才能與育人情懷、高尚的情操、廣闊的胸襟，都化成推動我國國防建設的重要力量，這些人格與智慧的因素，正是我國海軍發展史上推石上山的千鈞之力。

特寫：

西沙群島主權碑下的講話

1996年1月22日，時任全國政協副主席、海軍原副司令員鄧兆祥，以93歲高齡登上專機，實現了登上祖國的南海諸島——西沙群島的夙願。

紀向民回憶，西沙之行的高潮，應該是參訪主權碑。顧不上休息，將軍就從機場走到連隊，從主權碑走到碼頭。佇立在永興島的主權碑前，將軍讀著主權碑上的碑文，又看了看碑背面刻著的「南海屏藩」幾個字，應該想起了50年前，他的戰友、學生收復永興島的往事。那是一段令人揚眉吐氣的回憶。

通過查閱資料，紀向民得知，當年從戰敗的日軍手中接收西沙群島、南沙群島的人，大多數與桐梓海校有關。首登永興島的是時任「永興」艦副艦長、桐梓海校時期「伏波」隊隊長李景森，他以「永興」艦艦名給這座島嶼命名，並立下主權碑；此外，率領「太平」、「中興」、「永興」、「中建」四艦接



收西沙、南沙群島的艦隊指揮官林遵，艦隊副指揮官、負責接收西沙群島的「永興」艦艦長姚汝鈺，與將軍是老相識，後來都是國民黨海軍起義將領，在新中國人民海軍建設中發揮了各自的重要作用。

紀向民還記得將軍在主權碑前的講話，「自古以來，西沙就是我們中國的神聖領土。今年，是我國收復西沙、南沙群島50周年，在這個時候來西沙。我這個海軍老兵感到非常高興和自豪，希望官兵們駐在西沙、熱愛西沙、保衛西沙，把祖國這個美麗的寶島建設得更加美好！」

放眼大海的戰略意識

紀向民引述了鄧兆祥將軍的一段話，部分解釋了1996年的西沙之行。將軍說：「我走過的海域近300萬平方公里，在人類進入海洋經濟時代的今天，爭奪的陣地不僅在大陸，而且在海洋。要大力宣傳海洋意識，加速人民海軍的質量建設，有效地捍衛中國的海洋權益。」



■在鄧兆祥率領下，「重慶號」輕型巡洋艦官兵於1949年2月25日在上海吳淞口宣布起義。圖為「重慶號」。

記者手記

警衛員眼中的鄧兆祥

時隔24年，紀向民還能完整地「回放」西沙之行的整個行程。「當天，西沙的氣溫高達32度，走出飛機艙門，一股熱浪迎面撲來。部隊的同志特為鄧老準備了一頂遮陽帽，面對機場上歡迎他的水兵，鄧老堅持不戴。他挺直腰桿，邁著標準的軍人步伐，朝著軍旗走去。鄧老向軍旗、向西沙深深鞠了一躬」，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記者獨家遠程專訪時，紀向民回憶。

紀向民說，這其實與將軍一貫嚴謹的作風有關。他說，雖然將軍後來離開海軍，擔任了全國政協副主席，但他一直定居青島，北海艦隊機關一直有他的辦公室。他除了外出參加活動，每天都安排半天時間，和其他機關領導一樣，準時到辦公室上班。他乘坐的轎車出入營門時，哨兵都要敬禮，他在車內都會還禮。「我曾經問他：轎車的玻璃是貼膜處理的，您還禮了哨兵也看不到的。將軍說：還禮不是為給別人看的，是必須的。」

那個時候的軍隊規定，只有戴軍帽時，才能行舉手禮。鄧將軍為了便於給辦公樓哨兵還禮，不管冬天夏天，都要戴著帽子。如果趕巧先去參加其它活動穿了西裝，哨兵給他敬禮時，他會停下來對哨兵鞠躬，再進辦公樓。

紀向民坦陳，他第一次受到首長批



評，就是因為不扣風紀扣。開始他感覺在家裏工作，又不是軍營中，所以，風紀扣經常不扣。受到將軍批評後，紀向民只要身著軍裝，絕對按照規定扣好風紀扣。

關於西沙之行，紀向民還補充了不少細節。他說，將軍來到「西沙將軍林」，親手植下一棵椰子樹。在駐西沙某部籃球場，舉行將軍向西沙官兵贈書儀式，一次性贈書758冊。愛書、贈書是將軍的偏好。過去，儘管他沒來過西沙，但他一次又一次贈給西沙、南沙官兵的書，少說也有上千冊。贈書儀式結束後，是特別的「贈燈」儀式。鄧老將一盞多功能應急燈，鄭重地交到了駐西沙某水警區司令員施祖聖手中，並語重心長地對他說：「這盞燈，你們晚上查鋪查哨用得上，希望你們多深入基層！」將軍愛兵如子、深入基層、科技強軍的博大情懷，隨著紀向民的講述躍然紙上。